

资质通鉴



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揔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
員外郎客省等使 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終不自
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
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
琢蒙復說繼韜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
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為梁臣梁主大
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為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
子為質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
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
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為澤州
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
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

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卧病己卯徙存審爲
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摠管李嗣源領橫海節
度使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
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
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以豆盧革爲門下侍郎
盧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盧質
馮道爲翰林學士張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以義武掌書記
李德休爲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
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
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
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
没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豆盧革盧程皆輕淺

無它能上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初李紹宏爲中
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
乃薦張居翰爲樞密使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居翰
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
効應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授重任故崇韜薦
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
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
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
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
北京副留守皇子繼岌爲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
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
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

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爲七室
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
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
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
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顓守鄆州順密
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顓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
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弃數千人順密不可從
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
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
常欲立竒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竒取
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
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

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顥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管、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真竒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顥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劾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

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
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又遣使遺吳王書告以已克
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
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爲援何以拒之
溫乃止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
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
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會
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
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
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
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
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質急趣楊劉與

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弃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死亡士卒之半已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復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

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踈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

斷紕斂艦帝檣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
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弃鄒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
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疑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
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戊午帝
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
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
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
水暈死者且萬人委弃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
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
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茲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
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

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
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
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
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
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
尹任團圞之弟帝之從姊壻也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
欲倚婦力邪團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乃敢辱吾九卿欲
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
帝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
步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爲我取裴
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

深惜之 甲戌帝自揚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
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劭翔李
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
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
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
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
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詢恐貽國家深
憂劭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
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
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
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
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

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
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
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
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
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
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
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
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
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
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
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

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
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
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
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
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
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
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
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帝在朝城梁段疑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
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
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
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

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

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
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
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
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
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
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
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
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
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冬十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 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安歸興唐與之訣曰
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
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揚

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
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
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
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
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
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
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
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
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
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
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
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

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佖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邠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邠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

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王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

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
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
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
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
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
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
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
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
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
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
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
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

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珽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豈可了否珽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踈弃劼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

通鑑三百五十一
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
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
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劾翔曰有
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
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
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
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
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
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
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段
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
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

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疑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齧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珽為萊州司戶蕭頊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顓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顓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弃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

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笥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表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

紹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
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
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
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鏹其闕
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
劉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諸道梁
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
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荆南
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
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
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帝遣使
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

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
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
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
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
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
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為壽州團練使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
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
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
不下五千苟有佗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
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
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
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彗星

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
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
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上
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
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
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
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
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劾新磨遽前批其
頰帝失色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
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
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
劾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

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
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
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
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
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
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兄事之 壬寅岐
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癸卯河中節
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
陽從之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 以
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
軍 賜宣武節度使表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
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

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日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爲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爲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勲臣爲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爲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

其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丁巳以光胤
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說岫之子廷珪
逢之子也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
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佗曰光逢署
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

務言於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
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
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
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
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
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
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

京兆府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

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

雄軍安州為安遠軍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

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

大理寺所用皆偽廷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

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

北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名

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

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主上於公季

父也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

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繼

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以其先人爲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爲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已撫安之事泚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搜校貨財不時即路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大兄曾無骨肉之情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

開東門歸私第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
自剄 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
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
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
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
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襲賞以勸來者乃羈
留不遣弃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
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
節度使孔勅留宴中夜斬關而去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
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
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其
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

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即命召之謙彌失望 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行軍

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曠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

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

繼曠兼中書令遣還 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

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

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任以為腹心內諸

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官者浸干政事既而

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

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

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繼曠

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

詔不許 孔謙惡張憲之來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

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爲之言於崇韜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爲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 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洛陽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

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
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
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
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
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又
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
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已卯以繼
麟充制置兩池權鹽使 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仍不名不拜
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
爲之翼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崇韜位
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

剛急遇事輒發嬖倖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
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
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謀
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
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涑品引拔浮華鄙弃勳舊有求官者崇韜
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
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
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
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
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
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
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

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
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
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
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
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
一 詔蔡州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 三月己亥朔蜀主宴
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
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
聽 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
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
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丙午加高季興兼
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不得預克

汴之功感憤疾益甚累表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覲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帝曰汝能勝我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什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爲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惣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自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爲溫韜所發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按視諸陵使 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己巳

朔群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帝遣客省使李
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
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
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
成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
充武德節度留後 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前保
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眞 秦忠愍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
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
繼韜誅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曰前
此潞兵未嘗戍邊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
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事成富貴不成爲羣盜耳因
聚謀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弃

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旄節詔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
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
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擻
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
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
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
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
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
境上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
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置涕泣言曰臣所
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
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

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竒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

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
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
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
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
待也帝深以爲然 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
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 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
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
少提一劔去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
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
膏梁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
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
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 壬戌以

李繼暉爲鳳翔節度使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爲節
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 李嗣
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曰已暝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
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
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
丙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 丙
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留宿衛
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
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
爲汝求昏后因指幸姬曰太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帝難言
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爲
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宣武節

度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 秋七月壬寅蜀以禮

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

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

怒以為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為曹

僕患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疆盛遣使就帝求幽州

以虜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

入寇恐勃海倚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飯及

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

使王宗鐸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

軍使林思謬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庸使王正言

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景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

通鑑二百一十三
爲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爲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
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
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
至成都 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
陽令何澤伏於叢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旣急今稼穡
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
而遣之澤廣州人也 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 蜀前山南節
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
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
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
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
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

卒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苻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迺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僞廷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雖有此敕竟不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王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王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吳

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先是
温以親吏翟虔為閣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
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
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
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
徙撫州 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
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
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
者甚衆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
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
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寵冠列藩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
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格
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
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
端也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己巳命
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
御契丹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
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
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
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
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

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
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
龍武軍為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
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
舊將之右眾皆不平 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 辛卯蜀主
改明年元曰咸康 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是歲蜀徙普王
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宗智為
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
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丙申赦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

晉以用度不足而止 契丹寇幽州 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

興唐 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 初李嗣

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謀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王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二月甲戌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鎮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

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
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
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
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
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盡然卿爲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
旣而自此路乘虛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
朕貴爲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上乃
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
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
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帝性剛好勝不
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李嗣源家在
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

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爲其子
奏請乃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
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耶崇韜以
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揔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
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
皆不從 己酉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
處指示羣臣以爲樂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
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
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
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
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
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

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時大旱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庚寅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壁桌離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

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
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帝苦溽
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安全盛時
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
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死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
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
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
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
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
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
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
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

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曰役
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
俟豐年帝不聽 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吳鎮海
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
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
生子為嗣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
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
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
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
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
張全義亦以貫高抗惡之遣婢詐於皇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帝
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

主者爲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宗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宗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旣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宗韜隨之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宗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 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乙未立皇子繼安爲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宜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二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

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
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
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
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
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暉充都供軍
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
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
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
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
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
夔忠萬三州爲廵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
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

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自六月甲午
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郭崇韜以北
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
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
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
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
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
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
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
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
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
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

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
東狩變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疆盛雄視鄰邦邊亭
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
於栢温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
收汝表侯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
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
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稱疾乞留
李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
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
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
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
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

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禔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暉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

川山南兵力尚宇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
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主宗儼兼侍中王宗昱
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
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
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
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瑩棄城走
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
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
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
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
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書夜兼行趣利州

蜀武德留後宋光祿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
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
繼岌至興州光祿以梓綿劔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
洋蓬僻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
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
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
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
勇安能直度劔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
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
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
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
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

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訥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
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
遂以秦隴來降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
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
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鑼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
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鑼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
輕舟遁去旣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郭
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
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
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于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
其子承洵杖劍入宮取蜀主寵拒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
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爲蜀兵所燔又
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
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
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
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
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
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
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
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
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

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王命翰林學士李
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草降書遣兵部侍郎
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
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
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又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
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
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
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
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
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
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
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田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

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與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
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經徒跣輿櫬號哭俟
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
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
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鎰杖錢糧金
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
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
吾福楚王躬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願
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
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
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樛相從反咥聒於郭公之
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

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官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使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又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弃

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澤皆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癸酉王承休王宗訥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

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旣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曰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

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爲
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
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
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
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
竄匿山谷 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龕 長
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
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
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
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
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
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

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
敕有司如琪所言然音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
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
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
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
中書令高萬興卒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武留後 帝以
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
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辛亥立皇弟存美為
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王存乂為睦王存確
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
大王它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
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

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官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主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及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玩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

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
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
佗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
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
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
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
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
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
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四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
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初楚王殷旣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
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船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
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

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郡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朱幾民間機杼大盛 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已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巖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勻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官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宗韜所以敢倔強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

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
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
無豐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
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
塗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
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
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
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
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
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
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滄陽張礪詣魏

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摠軍政魏王通謁李廷
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
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戊辰孟
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
卒去留帖然閩人破陳本斬之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
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馬彥珪還洛陽乃下
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羣
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
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
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
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
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

殷以兵圍其第，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

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救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救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晟

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暉曰
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
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
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
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
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暉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
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
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
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曰暉等擁在禮南趣
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
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
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湏六日晚方至爲

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

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叱羈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己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

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柰何紹琛所將多
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
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
紹琛至劔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
紹琛自劔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
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戊戌李繼
曦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己亥魏
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
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顛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
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
崇擊劔門闕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

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
為數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
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
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
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
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
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倅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
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
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
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
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

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先是帝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永王存霸赴河中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勲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

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摠管
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
所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延州言綬銀軍
亂剽州城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
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
自當得蜀旣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
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
討紹琛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
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
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
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策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圜書生
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

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
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
殺之 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壬戌
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
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
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
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
弃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
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眾我輩初無叛心但畏
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
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
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

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
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
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
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
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
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
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
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
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
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
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旣獲
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

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弘實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實副
之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
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
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
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
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
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
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
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
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
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
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

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
成軍福蔚州人也 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
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
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
爲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
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勅勅先誘而殺之武寧監
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溥于
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救河南尹
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
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
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
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

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糶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旣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

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
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
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泰寧節度
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
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
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
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
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
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
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
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
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

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鷄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曰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復視就殿柱指去衍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

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
紹榮殺之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
傅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
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
瘳而止鏐尋還錢塘 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
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
李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
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
濟河至滑州遣人招苻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
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
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
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

城西方鄴請降劾瑋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
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
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
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
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
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
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
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
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
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
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
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

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頌給書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
皆此閹豎輩也抽刃逐之或殺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
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
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
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
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
入洛城李嗣源命石劬瑋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
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
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
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
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
遣宦者進酪湏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
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
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
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
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
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罍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
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
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已
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
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

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
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
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
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
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
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
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
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眾千人奔鎮查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
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
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

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
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
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
之近屬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
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
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
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
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
百官班見下令稱敕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
人宜徵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
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

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任梁為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權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甲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

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堯遭亂
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徐温
高季興聞莊宗遇弑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
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
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
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
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
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以石
敬瑭為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樞密使張居
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真屢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為樞密副
使李紹宏請復姓馬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刻窮困
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歛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

內勾司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官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官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錢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勗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欲

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
翼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紹真由是稍沮辛丑監國教李紹
冲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
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
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繼昭
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
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
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
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吏部
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
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
繼多矣宜用嗣子樞前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

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冊
百官吉服稱賀 戊申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
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 甲寅大赦改
元量留後宮百八官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
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
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
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
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五月丙辰朔以太
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
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
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武寧

節度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竒洛州刺史李紹能各請復舊姓名爲霍彥威甚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竒米君立許之從簡陳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故請復姓王 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官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壬戌以金全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戊辰以在禮爲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李彥超入朝帝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庚午以爲建雄留後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

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
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
端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 丙子聽郭崇
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戊
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
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
戍瓦橋六月丁酉出城復還作亂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
述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爲帥彥饒曰汝欲吾爲
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
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
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
軍州始定即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庚

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彥超之弟也 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

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鎔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

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敕朕二名但不

連稱皆無所避 戊申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繼

曠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帝為之誅柴重厚 高季興表

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

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帝

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于可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

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

崇牙全榮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

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 契丹王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

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
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
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
諫乃復囚之 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廟號莊宗
丁丑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
討擒之 己卯置彰國軍於應州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
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
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
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王僂賂除近官中旨以庫部郎中
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䟽言革說不忠前
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
藏物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涿州刺史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爲散

騎常侍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効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癸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 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鎗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王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内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

境內 王公儼既殺楊希望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為治嚴急軍府衆情不願其還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已為帥詔除登州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子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

尤蒙親任延壽本褚令劉邠之子也 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
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
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謹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
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
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
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
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
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
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 壬午賜李繼曠名從曠 冬十月甲
申朔初賜文武官春冬衣 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
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

子之制群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詔以潁州
團練使李承約爲節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爲昭義節度使
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久之乃肯
受代 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
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
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
千乘來奔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
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
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甲辰季良至成
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

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
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
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
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
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
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
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
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
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
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
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真官
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

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
賜告身以萬數矣 閩王延翰蔑弃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
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
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
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
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
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
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
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
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爲威武留後 癸巳以盧文
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庚子以皇子從榮爲天雄節度
使同平章事 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時朝廷方匱

乏賴此以濟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
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 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
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
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
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促
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
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安重誨以孔
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且盧革韋
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
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
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

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
對園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
旣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
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
可相矣旣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
園園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湏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
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園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
乎園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弃蘇合之丸取蝘蟻之轉
也循與重誨共事曰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
及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 戊辰王延
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
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

引慮繫囚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
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
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
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
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
則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去代臣赴闕又擅許
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揚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
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
使之入奏弘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癸酉以皇子從厚同
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
之不悅 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吳
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

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帝以翼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二月戊子以震爲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屯盧臺軍代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 庚寅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不許

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
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
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
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
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
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
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
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
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甲寅以李勣周為武信留
後 丙辰初置監牧蕃息國馬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
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
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關

通鑑二百七十五
求移鎮帝乃爲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
爲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
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
軍校龍暉部之戍盧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
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
已有訛言旣至會朝廷不次擢烏震爲副招討使訛言益甚房
知溫怨震驟來代己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溫及諸道先鋒
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知溫誘龍暉所
部兵殺震於席上其衆譟於營外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
騎兵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
當爲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溫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
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

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
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餘衆復趣故寨審通
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得免者什無一
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
至成都 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
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
四月庚寅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敕至鄴都闔九
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
為之變赤朝廷雖知房知温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温兼侍
中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
主及子仁贇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曦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

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
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為西川節度
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
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
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
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
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
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等
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
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
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
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

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
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
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
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
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
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溫肇請立
太子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己丑
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壬辰貶劉訓為檀州刺史 丙
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
忠萬三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